

雁翎队的故事

内 容 说 明

本书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冀中白洋淀上的一支人民武装——雁翎队的抗日斗争故事。抗日战争时期，白洋淀广大贫苦渔民、猎户，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引下，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雁翎队，长期坚持了水上游击战争；端岗楼，打汽船，打鬼子，锄奸，神出鬼没，以弱胜强，打败了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热情歌颂了毛主席人民战争光辉思想的伟大力量。

在以雁翎队的英雄事迹为素材的基础上，经过集中概括，加工创作的这些故事，从不同角度生动地描写了雁翎队的英雄业绩，情节生动，引人入胜。任大桅、何涛、于得水、雁来等英雄形象都刻画得比较鲜明。

本书于一九七四年八月出版第一集，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外文出版社已先后译成泰文、英文出版。一九七六年七月出版第二集。现将两集共二十四篇故事编成一册再版重印。

雁翎队的故事

保定地区革命委员会文化局创作组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74年9月第一版

1978年12月第二版

1978年12月第3次印刷

印数 650,001—1,020,000

统一书号 10086·329 定价 0.80 元

目 录

第 一 集

砸渔行	刘夫海 (1)
众志成城	刘夫海 (10)
旗开得胜	申跃中 (23)
智锄伪队长	云 起 (37)
贴布告	云 起 (48)
捉副官	云 起 (62)
戕“华工”	申跃中 (80)
巧取军火船	刘夫海 (92)
老渔民夺枪	刘金茂 (102)
袭十房院	刘夫海 (107)
菱口	范法柱 (121)

第 二 集

奇制胜	申跃中 (131)
全转送站	张学豹 于阿敏 (147)
连根	谢美生 叶中瑜 (164)
上歼敌	范法柱 (177)

截粮船·····	杨振光(189)
李再生参军·····	刘金茂(197)
战歌嘹亮·····	何延虹(205)
大淀怒涛·····	范法柱(223)
闹县城·····	刘夫海(236)
不倒的青纱帐·····	刘夫海(247)
三庄和他的伙伴·····	刘夫海(259)
拖兵计·····	张学豹 于阿敏(269)
攻打边家寨·····	申跃中(285)

砸 渔 行

刘 夫 海

冀中平原的平、津、保三角地带，有个天然的大湖泊，名叫白洋淀。这是个盛产鱼虾、水禽、芦席、鲜藕的水乡。可是在旧社会，渔民、猎户在官府、渔霸的压榨和剥削下，却世代代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

有压迫就有反抗。砸渔行，说的就是渔民、猎户奋起反抗官府、渔霸的故事。

抗日战争前夕的一九三七年春天，白洋淀闹了一场春水。上游的激流冲击着碎裂的冰块，乒乒乓乓地向下游飘浮，淀面上是一片空旷、清冷的景象。一天，寒风夹着湿漉漉的雪片满天飞舞。赶早市的渔民、猎户不等天亮，便黑压压地挤满了新安东关渔市。他们忍着饥饿寒冷，焦急地盼望着早一点把鱼卖掉，换上二斤面，全家老小喝上顿粥暖暖身子，好再为明天的活路去挣扎。

“吱呀”一声，渔行的两扇大黑门象填不满的虎口张开了。一盏发着蓝光的汽灯挂在门外。渔行里那些京庄卫客，吃完早点，抽足大烟，扛着大秤，夹着算盘，站到门口，跟着走出一个头顶礼帽，身穿长袍的细高个儿，鹰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恶狼似地坐在汽灯下的账桌旁。这就是白洋

淀渔行的总包头，恶霸地主熊万财的儿子熊小灰。他对跟前一个穿羊皮背褡的矮胖子“老斗”“老斜”地咕嘟了几句鬼话，这个肥得象猪一样的家伙，吭吭吃吃地站到凳子上。没等他开口讲话，众人就议论起来：“听着吧，该喊价啦。”

“有什么好听的，你就别想在狗嘴里吐出象牙来。”

矮胖子拿下嘴里的半截烟头，鬼声鬼气地喊着：

“治鱼户听着，现告知今日鱼价：巧个^①鲤鱼，鳞片不缺，活蹦乱跳，每斤官价斜尾挂公零！活蹦大草鱼四个头以上的——老慈挂斜零！鸭子，大雁，每斤老斜。”

众渔户一阵波动，议论纷纷。

“真他妈的见鬼，这年头鱼比大粪还臭！一斤鱼换不了二两面。”

一个老大娘提着渔篓走到一个老汉跟前问：“他大伯，他们说的是什么呀？”

“渔行鬼市嘛，他们办鬼事，说鬼话。这叫吊坎儿，就是行话。今儿格又落价啦！上等大鱼，一角二分五，大草鱼九分五，鸭子一角。”

“他们还让不让穷人活，这些该死的东西，比蝎子勾儿还毒。”老大娘愤恨地说。

矮胖子一边拨拉着鱼一边喊叫：“快点！大冷天，别泡蘑菇”。

“记账！”拿秤的高个子喊：“朱大掌巧个鲤鱼十斤

①巧个——渔市行话，一二三斤的鱼为“巧个”鱼。

——拙个② 鲤鱼五斤，缺鳞少甲七斤。”

“朱大掌领条算账，共二十二斤。”账桌上喊着。

“先生你算错啦，我这是三十一斤哪！你们这一扣搭，还有我的钱哪！”一个叫朱大掌的中年人说。

“别在这捣乱，懂规矩吗？鲜鱼水菜二十两开外。”拿秤的大个子瞪了朱大掌一眼，又转身对账桌喊：“记账，张大得杂鱼三十四斤。”

“什么，三十四斤？我那鱼明明是四十五斤。”张大得老大爷两只花了的眼睛紧盯住秤星。提秤的大个子把秤往怀里一抱。瞪起两只金鱼眼说：“是渔行的官秤为准，还是你的私秤为凭？”

“你们也太狠了！”张大爷转过脸来朝大个子说：“我张大得整整治了五十年鱼，别说用秤，就拿眼一看，也上下差不了一星半点。你们这样干可不行！”他气愤地提渔篓，说：“我不卖啦！”

“什么！”矮胖子把眼一瞪说，“不卖啦，没那么随便吧！告诉你，巡警局有令！私自卖鱼，违犯渔行规章，人坐班房鱼充公。”

“鱼是我们的力气换来的，卖不卖由我。”张大得说着提起渔篓就走。熊小灰呼啦站起来，恶狠狠地说：“老东西，你竟敢违犯行规。好哇，这渔行里五万块包价算找到主啦！快把他抓到渔行里来。”矮胖子狗仗人势地扑向老汉，夺

②拙个——渔市行话，三斤以上的鱼叫“拙个”鱼。

过渔婆把鱼撒了满地，伸手抓住老大爷的脖领就往里拉。老大爷挣扎着愤怒地高喊：“你们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我跟你们拚了！”

“快把他拉进去！”熊小灰发疯似地喊。

这时，就听有人炸雷似的喊了一声：“住手！”随着喊声，人群中走出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大伙定睛一看，原来是小杨庄任老耿的儿子任大桅。只见他身披蒲草蓑衣，腰扎灰色褡布；两道浓眉竖起，一双大眼放光；肩头担的那条船篙上，悬挂着几十只大雁，俨然是当年任老耿“火烧熊家大门楼，刀劈急公好义匾”的气势。熊小灰一看，不由地倒吸一口凉气，心里暗暗骂道：“好小子！跟他老子一样，要打抱不平啊！”

熊小灰为啥看到任大桅发怵呢？原来，在三年前，也是因为熊家渔行收鱼时压价、搞鬼，榨取渔民的血汗，任老耿忍无可忍，就带领渔民、猎户放火烧了熊家渔行的大门楼，砸了那块“急公好义”匾。事后，虽说熊家勾结官府，定了任老耿“目无法纪，聚众明火”的罪名，逮捕入狱，折磨致死。但是，当年那种“聚众明火”的气势，想起来仍然使他不寒而栗。这次出来说话的，正是任老耿的儿子任大桅，这使熊小灰不能不加倍地小心。他见任大桅来势很猛，一时不知怎样对付才好，结结巴巴地说：“你——你要干——什么？”

任大桅一手叉腰，一手指着熊小灰的鼻子问道：“你们为什么抓人？”

这时张大爷从地上起来，擦去脸上的泥水，拉起大桅的手说：“大侄子，咱这鱼明明是四十五斤，可到他们秤上就

成三十四斤啦。这穷人的活路，咳！”两行热泪从大爷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流下来。众人帮着大爷把地上的鱼拾到篓子里。

熊小灰气得直翻白眼。心里埋怨父亲留下任家这条根，成了渔行的一块病。他摘下眼镜，手扶账桌勉强地站起来说：“姓任的，你放明白一点，别不识抬举！”

大桅火高三丈，气撞心头，把蓑衣向地上一甩说：

“少说费话！再过过，我们看看”。

过秤的大个子斜膘了大桅一眼，满不在乎地把秤勾挂在老大爷的渔篓上，又把秤杆向下一沉，秤砣放在三十四斤上，仍然稳稳当当地站住了。大个子把秤砣绳一卡，往大桅面前晃晃，洋洋得意地说：

“岂有此理！”

大桅早已看穿这套鬼计，上前一步抓住秤杆说：“拿来，我过过。”

大个子紧紧地拉住秤砣说：“鱼不差怎么办？”

“不差我情愿坐班房！”说着提秤就过，渔民们都围过来担心地盯着大桅。

这时大桅把平了秤杆，秤尖少许向下一沉，把秤砣放到三十四斤上，秤砣果然稳稳当当地站住了。

拿秤的大个子一翻白眼说：“怎么样？姓任的，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鬼道眼儿，闹了半天是自找罪受。”说着伸手就要夺秤。这时渔民们都替大桅捏着一把汗，简直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啦。可是大桅不慌不忙，把大个子伸过来的手挡回去，端平秤杆，再把秤砣放在四十五斤上。然后一松手，秤

杆稳稳地挑着秤砣，不多不少整四十五斤。大桅冲着那些老板打手们说：“先生们，睁开你们那狗眼，看看是不是四十五斤！”这下可把渔民、猎户惹恼了，这个说：“这些王八旦，真歹毒，死了也得秤勾搭！”那个说：“走，不卖啦！”

熊小灰脸色气成死人一样。他对着矮胖子的耳朵咕哝了几句，回过头来，浑身颤抖地说：“姓任的，你竟敢扰乱渔行，破坏规章。你他妈的吃豹子胆啦！”“呸！你们这些吸血鬼，大秤买，小秤卖，霸市压价，七折八扣。我们起早贪晚，凌一把，水一把，拚命地干，换来的还是活着没饭吃，死后一片席。你们这群吃人肉喝人血的家伙……”

任大桅越说越有气，举起秤杆，只听卡哧一声，撅成两截。任大桅高举两根半截秤杆大声说道：“乡亲们，看这秤杆是空的，里面灌着水银。”

这一下，众人的火可更大啦。哗一声，愤怒的群众象春水似地呐喊着冲向渔行大门，“砸了他这个鬼渔行！”“把熊小灰拉出来算账！”这春雷般的怒吼声，震动大地，压住了大河的流水声，冰块撞击声。

“啪！啪！”两声枪响，众人回头一看，一群巡警包围了渔市。

熊小灰先是被众人吓了个懵头转向，这下又象打足了气的皮球，蹦到凳子上，声嘶力竭地呼喊起来：“快！快把领头闹事的任大桅抓起来！”

主子发了话，巡警们也哇拉哇拉地喊起来：“不许动！”“把那个姓任的抓起来！”可他们却象胆怯的饿狗，老是汪汪乱叫，没有一个敢去动手抓人。因为他们跟熊小灰一

样是深知渔民、猎户聚众闹事的厉害的。三年前任老耿带领渔民、猎户，火烧熊家大门楼，刀劈急公好义匾，他们曾出面镇压，虽说任老耿被捕治罪，但巡警局也险些被砸。从此，他们就宁可装成狗熊，不敢触动众怒。

正在这群巡警瞎咋呼的工夫，从东城门那里传来了一阵阵锣鼓声。人们踮着脚一看，只见从城里走出一队人来，前面的敲着铜鼓，后面的打着红绿小旗，边走边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无数只小旗在空中摇晃，无数双铁拳在空中挥舞。春雷般的呼声震撼着大地。

走在队伍前面的那个人年约三十岁左右，身穿长袍，带副眼镜，很多人都认识，每逢集上搞宣传他都讲演，他是师范学校的高老师。学校夫役何涛带一班学生，沿道在墙上贴标语。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东关，与众渔民、猎户汇合在一起，加上看热闹的人们，象一股奔腾的洪水，把熊小灰和一群巡警狗子冲到渔行门口的墙旮旯。

“闪开！闪开！让我们过去。”巡警们假作镇静地吆喝着，企图打开一条道，偷偷溜走。

“等一等！”大桅炸雷似地呐喊一声，说，“今天咱们得把事说清！”

巡警头子跳来说：“姓任的，你要是不识抬举，我就逮捕法办！”

“对！逮捕他！”熊小灰也跳着脚喊叫起来。

这时，率领游行队伍的高老师突然来到那个巡警头子面前，沉着地说：“为什么逮人！”高老师的声音不大，却十分威严有力，一下子把个巡警头子镇唬住了。

接着高老师来到大桅跟前一看，见这小伙子手掌里握着折断的秤杆，心里完全明白了。他拉拉大桅的手，亲切地说：“我看你面熟，你叫——”

“我叫任大桅，去年秋天咱们见过面。”大桅一提去年秋天见过面，高老师立时想起，那是在去年秋天的一个大集上，他带着学生在大街上搞宣传，来到十字街，看到北墙根围着一大群人。他挤进人群一看，只见母女二人，满面泪痕，愤怒地控诉着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兽行。高老师激愤地对众人说：“乡亲们！大家听到了吧！万恶的日本强盗，在我国的东三省烧杀抢掠，把我们的同胞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沿街乞讨，到处流浪。”他回头指着母女二人，接着说：“乡亲们，我们要帮助受难的同胞。”人们一阵议论。这时只见人群里一个身材高大的小伙子，一双含着泪水的大眼睛，直盯着高老师，二话没说，把紧握的拳头伸入衣袋，将卖鸭子的两块钱，递到母亲手中。

今天巡警们要捕的恰恰是那个热心抗日的爱国青年，他立即跳到渔行的账桌上，万分激愤地说：“同学们！老乡们！爱国的同胞们！”这时人群里鸦雀无声，高老师接着说，“大家看，这些辛勤劳动的渔民、猎手，成年累月地拚命挣扎在风口浪尖上，换来的只是挨饿受冻，这是为什么？是天生的命苦吗？当然不是，是那些渔行霸道。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他们仍然伙同官府，欺压渔民、猎户，发国难财。”说着拿过大桅手里的空秤杆举在众人面前，“看！他们的剥削手段有多么毒辣！这水银大秤不知吸去了多少穷苦人的血汗和生命。这位兄弟，打抱不平，他们就要逮捕，这

不成心帮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吗！”

这下整个渔市就大乱了。前面的人愤怒地喊着口号：
“打倒渔霸老财！不许抓人！”

后面的人拚命地往前挤，谁都想看看这位英雄人物。巡警们被拥挤得东摇西晃，站立不住。挎洋刀的警长早被学生们挤到墙根底下，贴在墙上一动不动。熊小灰被挤倒在地，踩了个半死。大桅跳上账桌，飞起一脚把算盘账本踢进大河，大喊一声：“砸这个鬼渔行！”大桅话音刚落，愤怒的人群象决口的洪水，“哗啦”冲进大黑门，把渔行砸了个粉碎。

众志成城

刘 夫 海

日寇在芦沟桥发动事变，在白洋淀广大渔民、猎户的心中增添了愤怒；而熊家渔行的总包头熊万财却感到无比欣喜，突然抖起精神来了。

原来，因为白洋淀有名的神枪猎手任大桅闹渔行打掉了熊家的威风，熊家渔行的生意就渐渐萧条了。到后来，别说收鲜鱼、肥雁，就是小虾米也收不上来。熊万财整天骂儿子草包、熊种，是鹰嘴鸭子爪，能吃不能拿，把个熊小灰骂得象酷暑打过的刺儿菜，低着脑袋耷拉眼，也想不出一办法。芦沟桥上炮声一响，熊万财准备投靠日本鬼子，重振渔行。

这天，熊万财听说日本人马上要进占新安城，就命令儿子熊小灰到大淀强抢鲜鱼、肥雁，一来准备日本人进城时取个“吉利”，重开熊家渔行；二来也好置办酒席为日本人接风。熊小灰领命，马上带领打手，登上渔行的四棹滑子快船下了淀。

东淀于得水雁班正在打雁，熊小灰迎着枪声来到这里。他站在船头，看着于得水雁班的一舱舱肥雁，美滋滋地说：“过秤！”

大伙没有理茬。熊小灰看大伙不动，就命令打手们动手

拿雁。于得水上前一挡，说：“慢着，多少钱一斤？”

熊小灰拿下金丝眼镜，翻动着一双小眼说：“那还用问？老官价，一角。”

“不卖。”大家异口同音地说。

熊小灰倒退一步，问道：“为什么？”

“为什么？告诉你，这雁有主啦。”于得水理直气壮地说。

熊小灰把两只小鼠眼瞪了个滴溜圆，阴阳怪气地说：“有主啦？可别忘了，白洋淀的渔行总包头是姓熊的。”

“呸！收起你那臭摊子来吧。你别忘了闹渔行。”

于得水一句话，登时把熊小灰气得脸色铁青。他回头对身旁的两个打手挤了一下老鼠眼，那两个家伙就横眉立眼地掏出了手枪。

熊小灰从鼻子里哼哼了两声说：“放聪明点儿，快把雁拾过来，免伤和气。”

人们气得咬牙切齿，那里还忍得住。旁边一个小伙子举起船篙喊道：“打这群王八旦！”话出篙到，只听啪拉一声，一个打手的枪被打落船头。紧跟着人们把篙、叉、鸟枪呼拉举起。熊小灰一看来势不妙，扑通跳下船舱，冲天打了两枪，把手一摆说：“回去。咱们走着瞧！”

正在这时，南淀赵冲带着雁班赶到。一看熊小灰开枪，一团怒火涌上心头。他狠劲撑了一下枪排，就听哐啷一声，枪排撞在熊小灰的船上，挡住去路。跟着大伙把熊小灰团团围住，篙、叉、鸟枪一齐举起，喝道：“快把枪放下！”

赵冲蹿上船去，夺下两支手枪，说：“姓熊的，你们还有点中国人味吗？日本鬼子都打到家门上来啦，你们还这样

苦害穷人。告诉你，再这样干，小心你的狗头！”

熊小灰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走了。人群中暴发出一阵大笑。

于得水激动地拉住赵冲的手说：“你是大桅哥吧？我正要去找你。”

赵冲知道于得水是认错了人，赶忙说道：“你闹错啦！我叫赵冲，也是去找大桅哥的。”

于得水涨红着脸，把手一拍，高兴地说：“这真是不巧不成书哇！你认识任大桅吗？”

赵冲说：“只是闻名，还没见过面。”于得水说：“咱们一块去找吧。”

说话间几十只小船雁展翅划成两行。赵冲、于得水并排着划在前面，大家说说笑笑，直奔北淀驶去。

赵冲、于得水为什么都要急着找任大桅呢？原来，这年春天，任大桅在大闹熊家渔行时，结识了师范学校的高老师和夫役何涛。这俩人都是地下共产党员。半年来，任大桅在高老师、何涛帮助下，从一个只知向剥削阶级进行自发斗争的硬汉子，变成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七七”事变后，他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率领自己的雁班，配合八路军开展抗日游击活动。今天，赵冲、于得水找任大桅便是要求参加抗日游击队的。他俩正在兴冲冲带着雁班往前走，忽听轰隆隆一阵枪声传来，紧接着就见铺天盖地飞来一群大雁，呼呼呼象刮风似的山响……

赵冲看着雁群自言自语地说：“好大一群雁。”

于得水说：“足有几千。”

人们也仨一群俩一伙的议论着：“刚才枪响不知是那个雁班。”

大伙正在谈论，只见头顶上的雁群转了几遭，奔一块洼地落去。

赵冲站在船上，看着徐徐降落的雁群，兴奋地说：“嘿！这真是好上加巧。”回头又对于得水说：“老弟，怎么样？咱们干它一家伙？”于得水说：“好！”

二人说着划起小船去查看地形。几十支枪排熟练地忙着准备，隐身草插上船头，把火药铁沙灌进大抬杆*按好门药，点着炭香。不大功夫去查看地形的赵冲、于得水回来了。于得水说：“雁群离我们约二百五十弓。”赵冲说：“借着风声，大家行动。”

几十支小船，迅速地排成一字形。小伙子们手持船篙，蹲在船尾。小船无声无息地奔雁群驶去，二百弓，一百五十弓，一百弓。大家屏住呼吸，慢慢地放下船篙，胸脯贴在船艄，两腿伸进水里捣动着向前移动。四十弓，三十弓，二十弓。人们要点火放枪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河沟里窜出一只立桅扬帆的小船，哗哗地直奔大淀而来。人们的心急的都要跳出来啦。赵冲忙向帆船连连摆手示意，让他们停止前进，帆船上的人并没理会，一直驶了过去。只听“腾”的一声，雁群腾空而起。

赵冲二话没说，搭起双棹，直奔帆船追去。大家拨船跟上来，边追边喊：“站住！”

*大抬杆——打野鸭、大雁用的猎枪。三寸来粗一丈来长。